

散文組
第2名

遊

醫學系三年級 林子涵



那時候的自己，勇敢到一無畏懼。
一個人在明尼蘇達生活的我訂了單程票，
在凌晨等車，決定去看湖。

凌晨醒來我獨自走離宿舍，行囊駝著困倦的精神，向遠方期待的地平線前進著，路燈襯得滿天墨沉沉的，聲音消融於夜色的布幕之後。站牌邊兀然矗立的大樹枝椏，撐起漸漸破曉的天空，墨色渲染著淡淡粉紅；我嚼著自己做的菠菜三明治等待著，然而直到大學城都已經甦醒過來時，預定抵達的巴士卻遲遲不來。我以為自己守候的是龍貓深夜公車，不明白究竟在哪个時刻，與班次錯身而過。

一直等到七點，才終於拖著困惑的腳步回到宿舍，發現巴士公司寄了一封遲來的通知到我的電子信箱，未帶絲毫歉意地說明他們臨時取消班次，並要我搭乘三小時後的巴士，完全打亂了我的後續行程。打電話與電子郵件雙管齊下仍然無法與巴士公司取得聯絡，愠怒的我立即飛奔到銀行，在行員悉心的協助之下終於取得聯絡，於是一個女孩子用外語迅疾流暢地敲擊唇齒奏出一曲長達數樂章的《大黃蜂進行曲》，漂亮而充滿力道地推按下最後一個琴鍵，沒有螫人滿頭包的蜂針，卻終於讓巴士公司允諾為我更改至隔日相同時間的班次。

翌日，我一樣撐著疲倦的傘，立於草地上等待，那輛我以為只在夢裡行駛的巴士終於到來了，我禁不住感激地對駕駛微笑著。

仿若一艘無篙無楫的小舟擺盪過針葉林，鄉間的巴士疾速劃過廣闊的北方平原，風將咬合在鍊齒上的雲朵撕成絲絲灰濛濛的棉絮，吸不完沉鬱天空背後微微滲出的陽光。原野上詩意的紅色小屋，妝點大地恣意舒展的優閒姿態，天空與廣袤的田野一望無際，我奢侈而盡力地以目光淺嘗其美，捨不得閉上前一晚只淺眠了五小時的雙眼，然而回頭望望，車上零星的乘客正熟睡著，或許是生於此的他們，對於美都感到麻木了吧。

於是，在無人知曉的清晨，僅僅只有我一人，獨自安靜啜飲著這得來不易，屬於大自然的美好。

經過大白熊鎮之後，公路上行駛的固定頻率讓我搖搖晃晃進入了夢鄉，再睜開眼睛，我已經得以望見五大湖之首蘇必略湖柔媚的側影。自睡夢中，公路底下的小鎮房子以童話風情的姿態簇擁著喚醒我。我在距離城郊數公里的中學建築旁被巴士卸下，一個人在寒冷的細雨之中，徒步進入小鎮市中心的紅磚道，拐了幾個彎，在高低起伏的路徑上，細雨綿綿之中，沿著繞海的步道慢慢行走，而後足跡停留在礫灘上與湖對望。天氣極差，灰濛濛的天空籠罩湖面，海鷗於空中盤旋喧嚷，浪濤洶湧令人難以親近，我一點踏浪的情思也沒有，只想遠遠觀望灰濛湖泊的色澤層次，我不明白自己費盡功夫只為抵達此地的緣故，說不清楚是一種失望，或者是一種想念家鄉的落寞，更何況是在低於十度的濕冷氣溫與寒風撲在臉上的景況之下……。

我心裡渴望一潭汪洋，一如李白需要一座可以對望的敬亭山，但對於遠行跋涉來到蘇必略湖畔癡癡凝視的我，身為五大湖之首的湖泊卻擺出老大的姿態，不願意抬起眼眸回望。走回鎮上的時刻，那濛霧籠罩的蘇必略湖仍然於我的心中雍容匯聚，我以為，除了湖以外，我的心再也無法容納任何東西了。幸好，我在街道上推開了書店緊掩的門扉。

小鎮裡的舊書店烘焙著我最喜歡的文字香味，書籍陳設的古樸模樣、木梯木椅佈滿優雅的刮痕，時光搓揉、以歷史發酵的老麵糰，釀出了小鎮古樸的書香味，讓走進書店的我忍不住渾身顫抖——我在心底揣想過數百遍的書店模樣，竟如此安然隱身於小城之中。裡頭的擺設與書籍堆疊，再再呈現出濃厚的歷史味道，隨手從書架上抽出幾本書，周圍微微泛黃的紙頁，四五十年前的印墨文字，更不乏訴說了百齡有餘的故事，信手即是歷史。小心翼翼地捧著一本書，我可以感動好久好久。



好不容易選了一本 Minnesota Skyline，結帳的時候，銀髮奶奶溫柔地笑著對我說：「這在五十多年前是一本著名的小品詩集呢，我好高興你把他從書架中找出來了。」簡單的一句話，卻讓身為愛書人的我感動了好久好久。撫觸一百年前由鉛字印刷排版的書籍，一本書可以在經過一百年後仍然能被一個平凡的女孩子

愛著；遙想起遠方家族裡的藏書，書齡最長不過也出版於民國六十年代末罷了，更遑論百年前杳然無跡的書籍只能於古玩市場中出沒，流向只能為金錢所定奪。

一個地區，需要如何的文化底蘊與時光積累，才能醞釀出這樣的歷史呢？

離開杜魯斯小鎮的時候，我用力地把這座湖的姿態與湖畔小鎮的書記在心裡，默默在心底呢喃：「有一天，我一定要再回到這裡。」然而彼時，我不知道我所許下的誓言，其到來遠比我預想得偶然而短暫。當天那沒有客服願意回覆的投訴書，卻在十天之後讓我收到了總公司的道歉信和一張五十元的折價券，於是我當機立斷決定再擠出一個周末，重訪蘇必略湖。

此次，晴空萬里。

那湖多像遠方的臺灣海峽啊。

晴朗的藍天、浪淘拍擊岩礁的頻率與我的脈搏相互應和著，血液裡彷彿奔流著屬於海洋子民的呼吸韻律，湛藍絲綢般的水面，映照著洋海久違的熟悉感，面向自由的寬廣，我心裡快樂迫不及待張大雙手吶喊著：「我想念海洋，這是我的海洋。」



於是我攀上了距離濱線極近、孤立於寶藍色中吞吸吐納的礁石上，一個人獨自坐著，輕垂雙手探至水面下，讓浪花在我的指尖彈奏起奏鳴曲，熟悉的冰涼樂聲，讓我邊望著遠方邊揣摩心裡那首歌的旋律。頑心瞬起的我想要確認與海相連的五大湖是否在內陸依然與我熟悉的海洋共享著近似的鹹鹹滋味，於是我調皮地用雙手掬起水淺嘗一口——水在，湖在，想念家鄉的孩子也在，然而思念的味道卻缺席了。一個突然，極高的浪濤拍上岩石弄濕了我的鞋子，我忍不住放聲大笑，為大自然與我心靈相通的暢快。

我問自己，為甚麼要跑那麼遠來看湖呢？為甚麼要兩度前來尋訪蘇必略呢？我距離蘇軾「水光潑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境界尚遠。觀湖或者是映照對海洋的一種思念，然而為何緣故，我的心緒竟能受行旅過程與湖景影響如此之大？一如我原先的車次是一列永遠不會到達的時光，而後卻又帶给了我另外一日的晴朗風景，人的生命充滿著太多的偶然與不可預期性，若能於每個片段裡都能安然而居，或是靜坐於湖畔，或是隱身小鎮裡埋首書堆，即使無法預期，卻全然是幸福與珍惜。

更何況，廣闊悠久如蘇必略湖，即使兩度訪湖，我所關照的不過也就只是他微微揭起的

面紗一角吧，未曾見過湖畔的日昇夕落，未曾經歷湖泊的狂風暴雨，即使遠方遊子如我二度拜訪，又如何能宣稱自己對汪洋宏肆所知甚深呢？書裡的墨齡或十年或數百年，記載的不過是歷史一隅；而在我欣羨異國藏書文化豐美卻找不著古老繁體字墨跡的同時，卻忽略了我們百年前貧窮的背景——衣食無法自足，更遑論布爾喬亞的風流了，但我們的文化底蘊卻深刻地寫在記憶與生活裡。

與自然萬物的時間尺度相比，我實在是太渺小而微不足道了。然而在湖畔，每一種生命的存在都有著豐盛的恩典。

海鷗閒適地乘風而翱翔，無論晴雨；蘇必略湖變換著容貌，妝點旅人的心思；小鎮居民安然簡樸地在書裡垂釣，在生活裡生活。甚至連沒有被賦予生命氣息的，也在湖畔和諧地存在著，風的餘韻為瑪瑙石繫上優雅的紋路，礁岩兀自沉思，吸引來來往往的旅人獨坐其上與自然對話。

湖在等待，待小鎮長起，也等著我來，這真是一個安適的世界呢。那純粹凝鍊的藍色之美，在寂靜荒漠的漠漠原野裡，輕輕響起，正如人仍然用一輩子在與自己交談，與自然對話著，聆聽那最簡單也最重要的聲音。

